

谈新作：希望不同观众收获不同的感动

《狗神》讲述了一个生猛沉痛，但又温柔有力的故事，卡莱伯·兰德里·琼斯饰演的男主角道格拉斯从小遭受父亲的暴虐，被囚禁在狗笼中生活，长大后又接连遭受爱情、生活的重击。面对这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自我的迷失让他陷入了接受审判的困境。但那些陪伴在他身边的狗狗们，用爱为他抚平了命运在他身上留下的万千沟壑，他也最终在狗狗的爱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吕克·贝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吝表示自己对新作很满意，“随着年龄和经验的成长，你处理电影的方式会不一样，大量的经验会让你拍得越来越好。在我看来，《狗神》是完成得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电影可以和不同的观众对话，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比如很多青少年喜欢漫威电影，但我看一会儿就容易犯困。比如一些有深度的片子，可能需要你50岁以后才能看懂。《狗神》是一部适合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层的观众的电影，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你会从中获得不同的感动，并被主角打动”。

吕克·贝松表示，拍摄《狗神》的灵感是他读到一篇文章，一名小男孩被亲生父亲丢在笼子里生活了4年，这让吕克·贝松非常震惊，他忍不住会想，这个孩子今后会成为怎样的人？会成为“野兽”还是“天使”？这也是电影《狗神》的人物雏形。

“有时候你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要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就像你很难说清为什么爱一个人。从我过去40多年的从影经历来看，有时候一个角色就是从内心中生发出来的，当他成长起来之后，你会觉得有必要去讲这个故事。”吕克·贝松坦言，任何人都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伤痛，关键是你如何去处理这种痛苦。“我希望《狗神》这部电影传达一个信息，即便像道格拉斯这么惨痛的人生，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希望能带给观众一些思考。”

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新作《狗神》将于12月15日全国公映。12月10日，影片在上海举办中国首映礼，导演吕克·贝松携制片人维吉妮·贝松-席拉与主演卡莱伯·兰德里·琼斯空降现场，与中国观众分享幕后拍摄趣事。而观众们为主创准备的各种“花式应援”，也让导演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影迷的震撼”。

电影《狗神》曾入围第80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接连在第28届釜山电影节、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节展映，揽获一众不俗口碑。影片在中国平遥国际电影节展映时，导演章明说自己多次泪目：“残酷与柔软兼具，难得一见的感人爽片！”导演宁浩更不吝喻其为“暗黑童话”，直呼：“故事纯真，表演震撼，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吕克·贝松！”

在中国首映礼之前，吕克·贝松在上海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吕克·贝松



吕克·贝松谈新作《狗神》

即便人生惨痛 还是选择善良

谈演员：主演让人惊艳，自己可以“躺平”

在影片中，主角道格拉斯几乎全程坐在轮椅上，走路和形体姿态也异于常人，再加上反串女性、唱歌和动作戏份，对演员卡莱伯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吕克·贝松说，他前两次见演员时完全没有聊电影，而是把时间花在了解对方上，看看是否能找到演员和角色之间的连接点。直到第三次见面，两人才正式进入正题。之后的6个月准备时间，他们每天见面，一起思考讨论这个角色，包括走路方式、神态、嗓音等等。等到正式开拍，卡莱伯的表现让吕克·贝松彻底放松下来，“他是非常优秀的演员，表演让人惊艳，开机没几天，我感觉自己只需要躺平，喊‘开机’就好了。”吕克·贝松笑着说。

至于为什么道格拉斯会在生活中选择变装，吕克·贝松认为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在12岁的时候遇到了女演员，对方告诉他，你可以

扮演别人，所以他用不同的角色来表现。他的目标是成为别人，不做自己，所以扮演谁并不重要，是男是女也不重要。”除了主演，片中的狗狗演员也是大家关注的对象。首映礼现场，观众提及最多的问题就是导演如何执导“狗狗群演”拍戏，吕克·贝松透露：“片中有6只专门配备训练师的明星狗，它们有自己的经纪公司，这6只狗不跟其它狗狗玩耍，明星架子十足。”片中共有124只狗，主创团队前期先看照片，再通过视频挑选，“我们要考虑到大小、种类的匹配，让画面更好看。”吕克·贝松说。片中让他最感动的一幕是狗狗们和道格拉斯一起做蛋糕，当道格拉斯念出面粉、糖的名称时，立刻就有小狗给他叼来所需的配料，它们完全知道他需要什么，“这就好像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聪明”。



《狗神》中国首映礼



吕克·贝松新作《狗神》

谈过往：好电影有自己的生命力

作为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导演，吕克·贝松的代表作有《这个杀手不太冷》《碧海蓝天》《第五元素》等。不少中国影迷至今还在不断重温他的经典之作。《这个杀手不太冷》在豆瓣电影TOP250中排名第五，豆瓣评分高达9.4分。“我不怎么看自己年轻时的作品，有时打开电视机会突然蹦出‘杀手里昂’，好吧，那就看看5分钟。”吕克·贝松耸肩对记者说。他还说自己儿子也想看这部电影，“但我告诉他要年满12岁才行，他会抱怨，说身边的朋友全都已经看过了”。

在吕克·贝松看来，“有些电影是为时间拍摄的，它可以

长久地留存下来”。吕克·贝松说，看到这么多年轻观众看自己以前拍的片子，甚至在拍摄时他们还没有出生，非常感动，“就像我们去博物馆、美术馆参观画作，大部分画家其实已经不在世了，但他们的作品留了下来，仍然被后人欣赏。电影在刚上映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声音，有人称赞，有人批评，但有些电影有自己的生命力。过了20年再拿出来，还会有观众跟别人推荐说如果没看过它的活要去看一看。《这个杀手不太冷》后来再没做过新的宣传，我很高兴它还在被观看，在影迷心中的地位还在一步步往前走。”吕克·贝松说。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新诗台

在仇江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善”的力量

马岗顶上故人来

吴承学

从来没有被覆盖的雪，只有被雪覆盖的众生

雪已下

田永刚

亲人

张惠雯

有时你梦见他们 尽管 白日里 你并未想起他们 ——那些久远的亲人

小时候 他们喜欢你抱起来 有些年轻 姑姑、姨妈 他们看着你长大 只知道你的小名儿

后来 那些年长而慈爱的 变成一个死亡消息 在电话里

在回乡的某次交谈里 一朵一朵 像无声的溪流 静默地涌向最终的河口

那些年轻的姑姑和姨妈 已成佝偻的老妇 当她们看到中年的你 愕然的面容顿时挤满慨叹的皱褶

你知道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他们 使那个在童年熟悉你的人 惊讶

你知道有一天你也会变成一条死亡讯息 一声交谈里的叹息 一朵溪流 消失在那宽广、浑浊的河口

有时你梦见那些久远的亲人 像梦见一条早已消失的故乡的街道

初冬的康乐园，黄叶开始飘落，草地依旧葱茏。中山大学百年校庆倒计时的仪式已经举办，设在怀士堂前的计时器，每天都在提醒人们百年一刻的迫近。此时，一位亦师亦友的故人，不远万里而来，让我蓦然发现，在这座古老的校园里，一些不起眼的人，一些不经意的事，经过时间的打磨，竟也焕发出别样光彩。

回想起来，我和这位朋友相识已经四十年。他叫仇江，1984年，我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时，仇江也从广州一家照相馆考进古文献所当资料员，于是我们成为同事。当时的古文献所，设在康乐园最早的古建筑马丁堂一楼左侧，在所长王超先生倡议下，古文献所开始整理“车王府曲本”，仇江和我都参加了，还出版了几册整理本。1987年，我考上复旦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大中文系当老师。虽然同在康乐园，我们俩却极少见面，只知道仇江在古文献所做资料员，一直做到2006年退休。

退休后的仇江，很快成为康乐园一个传说——身怀太极绝技的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我也抽空去学拳，却总是觉得忙而拖延。直到2012年5月间，听说仇江年底就要去加拿大定居了，我赶紧找他拜师，他说出国前会专门开办一期太极班，于是成为这个班的学员，与仇江从此结下一段师生情谊。

我尊仇江为师，不仅因为他教会我打太极拳，更让我在领悟太极世界博大精深的同时，从他身上看到了人品拳品合而为一的一种化境。

仇江自幼习拳，60余年不辍，拳艺可谓炉火纯青。拳品出于人品，他打拳的风格就像他的人格，不求华丽，不尚奇险，自然平易，行云流水，体现一种苍劲古雅的境界。他的拳式或可摹仿，但他达到的纯粹常人却可望不可及。这不仅需要时间的陶铸，还需基于文化与学养、品格与信仰的体悟。

仇江的太极拳传自王乃健，王乃健传自陈微明，陈微明传自杨澄甫，此皆渊源清晰，传承有

自。仇江对师门的代代相传做到了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留，不擅加改动。在这个动辄讲“创新”的年代，这种态度未免显得“保守”。严峻的事实却是，时下很多对传统的改造名为创新，其实往往带来破坏，而所谓“保守”，有时恰恰就是坚守。

仇江不仅把杨氏老拳套路完好保存并加以传承，更独创“动忘”一词来总结太极精神。道家把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称为“坐忘”。仇江从太极拳中找到对应的另一种入静方法，就是“动忘”。他解释，“动忘”是在练太极中进入静虚无我的境界。

康乐园多胜景。我眼中的康乐园，尤以马岗顶为胜。萧萧翠竹，苍苍古樟，遮天蔽日的榕树，掩映着一簇簇红墙绿瓦。而令这些景致变得隽永的，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走过马岗顶，我会想起习拳的往事。那时候，我们每天下午五点到十点到马岗顶随仇江练拳。有一天我去得早，看到仇江在扫地，这才知道，仇江和几位教练每天都比学生去得早，提前打扫好场地。这让我有些意外。

后来从弘一法师的书里读到：在平常人看来，佛在世时，总以为同现在的方丈和尚一样，有衣钵师、侍者师，常常侍候着，佛自己不必做什么。但是不然，有一天，释迦牟尼看到地上不很清洁，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许多大弟子见了，也过来帮忙，不一时，把地扫得十分清洁。佛看了欢喜，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说道：“若人扫地，能得五种功德……”这故事让我很自然联想起仇江，且心有所悟：伟大与平凡之间，并不遥远。

仇江出身旧时仕宦之家，1965年高中毕业生，当过十年知青，九年照相馆工人，能于38岁考入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固然拜80年代风气所赐，其自身亦有过人之处。但我常常为他抱憾：以他的功底，参加高考必中榜无疑，只因缺了高学历，职称止步于中级。后来我渐渐发现，有些声名赫赫的人，未必名实相符；有些貌似平凡的人，其实相当不凡。仇

江就是这样一个人，超凡脱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慈悲为怀，竭诚做事。譬如于太极拳，他心心念念，就是要将之传承下来，传播开去。他义务教学六十年。在国内，他教过的弟子不计其数，到往加拿大定居后，又在社区义务传授太极拳，经年累月，乐此不疲。

这次再遇见仇江，我重新认识了他——他从来不炫耀自己教过多少太极拳弟子，他们却纷纷从海内外闻讯赶来谢师恩。他很少提起自己做过什么文献研究，结果出版的一册册岭南佛门史料却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

作为主编和主撰，仇江率领一批同事完成了《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华严丛书》等岭南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的整理和出版，这些工作也得到本焕长老的支持。做这件事的时候，仇江已经是退休老人。

他还主编《丹霞山古摩崖碑刻集》一书。丹霞山地质特殊，多为红砂岩，碑刻摩崖易风化销蚀，仇江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和年轻学生，对这些碑刻进行“抢救”，提前打扫好场地。这让我有些意外。

简陋，还要爬上岩石去做高难度的摹拓，这种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传拓工作从2005年底开始，至2012年始成。数年之间，他们多次往返于广州和韶关，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这本碑刻本编成之后，原先有些碑刻已经漫漶不清，甚至完全风化了。这让人不禁庆幸碑拓抢救及时了。

仇江曾经为习拳弟子赋诗曰：“恒乃第一义。”这不但是学习太极的方法，也是仇江为人处世的夫子自道。在仇江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善”的力量。

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时，我曾编过《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书中提到了中大历史上许多光芒四射的名字，中山大学因他们而历百年不坠。所以，今天的人们走近马岗顶，总会不由自主向陈寅恪故居注目。但是，中山大学的伟大，除了有熠熠生辉的著名人物，还有众多平凡而默默坚守“恒善”的校友。

漫步校园，马岗顶的树荫、清风、鸟啼、落叶一如往昔，我会想起仇江，一个于我亦师亦友的中大故人。

这场雪，是一到冬天就有的期盼。冷寂的冬日里，雪是唯一普世而浩荡的慰藉，既满足于美好的当下落地，也寄托了对未来的期盼，所以在北方素有“冬有三白雪，人道十年丰”“瑞雪兆丰年，霜重见晴天”的谚语，而南方也有“江南三尺雪，米稻十年丰”的说法。

这场雪，是回忆的入口和封藏之门。哪一年的雪中没有让人铭记的事与物？哪一场的雪里没有留下牵绊的脚印？哪一瓣落在脸上的雪花没有让人战栗的沁润？你能想到的，是雪仗中破颈雪团的激灵，是推着自行车被雪围堵的无助，是走着走着并肩白头的期许，还是深一脚浅一脚鞋裤染雪泥的伤感？

这场雪，就是意念中的雪。只要感觉到了冷，只要想到了这个字，脑海里便会有一场弥天之雪，或者下在火热的青春，或者下在炎夏夏日，或者下在深邃的星空。

一场雪，肯定是献给多情人的。

雪不像雨，再大的雪落下来，也是没有声音的。站在旷野中，雪是听不到的。雨簌簌而落，打在屋檐下，可以倾听雨声，打在瓦檐上，打在玻璃上，打在树叶上，打在地板上，各有不同的声音。雪是不一样的，大片的雪，小片的雪，无论怎么落都静悄悄的，它的纯净和寂静链接在一起，它的调皮和继续相互交融，它的急与慢都不经心，待它和思绪一起散落一地，有的，只是我们心中的羁绊。

喧嚣的世界里，需要雪的安谧。漫天笼罩的雪，是自然给予的馈赠，它平复了烦乱，涤荡了尘埃，驱散了疲惫，只有它才能让你不用爬山涉水，不用圈地自固，就能隔断尘世的扰攘，获得蜕变。

从来没有被覆盖的雪，只有被雪覆盖的众生。

如今，雪已下，春不远。



洒满阳光的石阶 (油画) 麦时炜

人面桃花，风韵别具

鹅城桃花源记

袁森

鹅城桃花源，位于惠州红花湖景区东南侧，与激流坑水库相邻。顺坡而上，进感应门，一片茵茵碧草中卧着数间白色包廂，欢声笑语，若隐若现。有开放式凉亭，似白天鹅展翅。亭下配桌椅，于其间烤羊肉、烧牛扒、喝奶茶、饮啤酒，一壶茶清新淡雅，三两好友细嚼慢谈，好生惬意。

来桃花源的人，着运动装者居多。或走，或跑。其道环湖，闭环五公里。彩色路面，红蓝相间，嵌荧光石。路面上多处点缀着夜光图案，苏堤、朝京门、泗洲塔、文笔塔、合江楼、九曲桥……道外侧青山环绕，蜿蜒曲折。道旁坡上薰衣草散放阵阵暗香，草丛里偶有虫叫，空气中更显宁静。

弯是桃花源的特色，大弯、小弯、掉头弯，左转弯、右转弯，把你绕得摸不着北，但一直朝前走总能到达终点。

由近及远，印有“桃花源”字样的古灯笼式路灯延至远方，在夜幕中略显昏黄。拐一道弯，望向湖对岸，人影依稀，灯火阑珊，湖面倒映着波光，

